



南京大学出版社

股海淘金

张宏志 著

根据本书改编的电视剧正在筹拍中

 南京大学出版社

股海淘金

张宏志 著

根据本书改编的电视剧正在筹拍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股海淘金/张宏志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305-05376-4

I. 股... II. 张... III. 股票 - 资本市场 - 概况 - 中国

IV. F83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514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股海淘金

著 者 张宏志

责任编辑 王荣娉(wangshenping2006@sina.com) 张秀梅

编辑热线 025-83595844

照 排 南京海洋电脑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6.5 字数: 42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376-4

定 价 2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件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l.ptt.js.cn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2
第五章	29
第六章	45
第七章	60
第八章	76

第九章	82
第十章	100
第十一章	110
第十二章	129
第十三章	148
第十四章	158
第十五章	171
第十六章	181
第十七章	196
第十八章	202
第十九章	213
第二十章	226
第二十一章	229
第二十二章	232
第二十三章	269

第二十四章	277
第二十五章	286
第二十六章	294
第二十七章	305
第二十八章	311
第二十九章	320
第三十章	335
第三十一章	346
第三十二章	357
第三十三章	363
第三十四章	376
第三十五章	387
第三十六章	394
第三十七章	399
第三十八章	415

第三十九章	427
第四十章	438
第四十一章	443
第四十二章	460
第四十三章	466
第四十四章	472
第四十五章	485
第四十六章	489
第四十七章	503
第四十八章	508
第四十九章	514

第一章

1991年夏天某日，一场强台风袭击了鹏海市。

鹏海市地处南海之滨，太平洋上汹涌而起的台风，总是忘不了在这个季节与鹏海打个照面。不过这个疯狂的魔鬼对鹏海还算友好，通常情况下，它并不像带着刻骨的仇恨，蓄意要把鹏海撕个支离破碎。整个鹏海很像个大棋盘，浅浅淡淡，四季葱郁翠绿的山冈，似一粒粒棋子星星般散落着，任凭那魔鬼使出牛力气，也脱不掉那件翠绿色衣衫。它最大的本事，不过是卷走一些破旧的农舍，顺便把海边的木船击成碎片，同时难免会吞食一些生命，但也是极其有限的。这里过去原本只是一个渔村。

尽管鹏海的报纸提前几天就报道了台风袭击的具体时间，但并没有使鹏海人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这座被时间和金钱完全掌控的城市，根本无暇顾及这个经常光顾的不速之客。

也许，这个不速之客无法忍受鹏海的不屑和冷落，要让鹏海知道自己的厉害。这个夏天的这场台风，给这座“小渔村”带来的损失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只是台风末梢的一掠而过，却把数以亿计的财

富和繁荣刮得无影无踪。等新的一轮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时，人们看到的是一片狼藉：被肢解的花木漂落在大街小巷，林阴道上的树木横七竖八，高耸的广告牌四分五裂，霓虹灯的残骸和高压电线蛛网般在楼群间荡着秋千……

自从“小渔村”的名字被鹏海取而代之以以后，一切都变了样，历史开始被重新书写。面对台风不无愤怒的这次撒野，鹏海人依然没有放在眼里。仅仅几个小时，鹏海市的秩序又恢复正常，公交车开动起来，电话有了铃声，电灯重放光明，自来水哗哗流淌，城市的主干道两边人流如潮，青春的身影气宇轩昂，劲健的脚步急如流星。这座年轻的城市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人心头都有的那团圣火，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劲吹下，燃烧得更加蓬勃。

这仅仅只是鹏海魅力的一个侧面。

这样的魅力也只能属于鹏海。

这是一座诞生神话的城市。

此时，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话即将横空出世……

1991年7月3日，在鹏海市的历史上是非常特殊的一天。鹏海市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的事件，以及诞生的许多神话，都与这一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一天，鹏海市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

这重重的一锤敲击着中国经济最敏感的神经，鹏海这颗已经很亮的明珠，更加夺人眼目。

中国所有的媒体向鹏海聚焦，所有的交通向鹏海倾斜。通向鹏海的铁路线感到了明显的拥挤，鹏海的飞机场正在加紧兴建。鹏海的地面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人，公交车穿梭如织，仿佛进行着一次万人马拉松赛跑；大理石铺就的宽阔的人行道上，快速迈进着腿的森林，滚动着脚步的春雷……

从来不把台风放在眼里的鹏海人，面对眼前这场人造“台风”，

无一例外地睁大了惊诧的眼睛。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从这一天开始，鹏海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鹏海人并不陌生的名叫“财富”的尤物，像馅饼一样从天上降落，说不准就会砸在谁的头上。一个几个月前还为生活焦虑的汉子，摇身一变就可能成为大款新贵。一幕幕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的关于人生和命运的神奇剧目，正在这里有声有色地上演着。

此时，在距离鹏海市千里之外的一座名叫“锦田”的小镇，一位中年男子陷入了激动而痛苦的思索。从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个好觉了，同时也可以从那双不算很大却亮光灼人的眼睛里，看出这是一条雄心勃勃、善做难事大事的汉子。

这汉子生就一张标准的“国”字脸，正是曾国藩欣赏的那种勇武果敢、成就非凡之事的脸相。

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宽额阔嘴，一派横刀立马的将军气魄，如果是早些年，成为曾国藩帐前湘军中的一员骁将，名追左宗棠、胡林翼之流也不可知。作为这些英雄豪杰的同乡和晚辈，他的肌体里注定流淌着湖湘之士好为人杰的血液，崇尚呼风唤雨、甘畅淋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活法。

他沿卧龙河行走着，战擂般欢畅奔流的河水打湿了他的裤脚。一连数日，他因为鹏海市的消息而激动着，分明嗅到一种特殊的气味，他熟悉并迷恋那种气味，它像一根绳索，缠绕着他，难以抗拒地将他拉过去……

不远处的大龙山在熔金似的夕阳里耸立云端，他凝望着大龙山的主峰，眼睛发着异常明亮的光泽。在峰顶那尊卧牛似的巨石，被夕阳吞没的瞬间，他突然长长地呼喊一声，慢慢地握紧拳头，用力地冲出去。

几天后，这汉子将苦苦打拼十多年拥有百万资产、曾被“锦田”人尊为龙头老大的商贸公司移交给堂弟打理，决定携全家到鹏海闯世界。

这个中年男人名叫罗震中，不久将成为为数不多敢为人先的鹏海股民。

从在卧龙河边握紧拳头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用“股民”这个很新鲜的词语，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换。他对“商人”这个称谓情有独钟，当人们的头脑里还残留着极左路线的意识形态，认为商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时，他就做起了商人。他不习惯苦苦算计一百斤红薯打成粉，再做成粉丝后能赚二十元差价，他觉得做这些事赚的钱太对不起那份辛苦，一旦上瘾，眼光会变得短浅，一辈子也混不出人样。他更不屑于干那种在市东买来鸡鸭，注上水再去市西卖掉的勾当，他感到那样很无耻，令人恶心，那是看贱自己。人一旦自己看贱自己就越来越小，永远长不大。他也讨厌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赚钱，且不说那样的钱不好赚，即使赚一点也觉得自己很蠢，人一旦有这种感觉，腿就短一截，怎么也别想走到人前去。在他看来那都不算活出人样，更不算是男人。他想做的生意，是别人想不到或者想到了没有胆量做，或者做到了做不完美的那种。

十多年商人生涯，罗震中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走到现在，终于成了富甲一方的百万富翁，在“锦田”那个小镇，已经是很体面的大商人。

第二章

罗震中风尘仆仆抵达鹏海，站在鹏海的土地上，他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突然意识到从前的自己已经消失，新的自己一无所有，尽管带着几十万元现钞，但还是感到整个人矮了一截。恐惧也是来自那区区几十万元，在一座被金钱烧灼得滚烫的城市，这些钱无异于一包烈性炸药，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

罗震中穿着很平常的衣服，看上去像贫困地区的一位乡镇干部，只是他的长相有些引人注目，常有陌生人误以为他是电影演员。他欣赏“傻子瓜籽”的老板，提着蛇皮袋走南闯北，上火车后往座位下一钻，枕着几十万元呼呼大睡。

罗震中想象过多次的像电影里一样的劫匪事件并未发生。他选择了一位长得瘦小如豆芽菜的出租车司机，料定万一有什么不测，也有足够的力量应对。还好，到目的地的十多里路程一切平安。

那司机其实是个挺好的年轻人，上车后问他：“去哪里？”

罗震中有些迟疑地回答：“去宝田。”

“宝田很大，你要告诉我具体地点。”

“哪里繁华就去哪里。”

“宝田刚刚开发，还没有特别繁华的地方。”

“那就去距离市区最近的地方。”罗震中听人说，鹏海市分关内和关外，中间有一个检查站相隔。他凭商人的敏感判断：关内写字楼林立，寸土寸金，生活水平高，做一个不用上班的职业股民，有的是时间，多坐几次公交车也划得来，在一片刚开发的土地上安家，就会有做主人的感觉，等从股市抱回“金娃娃”，谋求发展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司机说：“那就去宝田府一带吧！听说那里刚开发出一个‘滨海花园’，广告宣传很火，人气很旺，刚开盘就卖掉了大半。那里离边检站很近，是进入市区的最大门户，房产很快就会升值的。看你的样子也像个老板，是从内地来鹏海发财的吧，干脆就在那里买套房子，顺便把全家户口迁过来，成为真正的鹏海人岂不更好。”

罗震中奇怪这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怎么把自己心里的期盼都说了出来，他当下决定去“滨海花园”安家。就有意识地试探一下年轻人：“听你把‘滨海花园’说得那么好，你是否也在那里买了房子？”

“我真的很想买，只是没有那么多钱。”

“那里的房价有多高？”

“少说也要十多万元吧！”

罗震中一听，多少有些心虚，买完房只能剩下几十万元了，买股票够用吗？但也顾不得那么多，先安家要紧。

几天之后，罗震中已成为“滨海花园”的业主，同时也成了鹏海市的正式居民。

那串闪亮的钥匙提醒罗震中，这是在鹏海，金钱在鹏海能买来效率、自由、平等，买来许多在锦田买不到的东西。

鹏海第一夜，罗震中和妻儿在地板上铺了草席躺下来，疲惫像山一样压着他，浑身像散了架的钢琴，再也弹不出铿锵的旋律，只是怎

么也睡不着，黑暗中那双眼睛火苗般燃烧，却吓不退蜂拥而至的蚊子。想不到鹏海的蚊子与锦田的蚊子也如此不同，效率观念很强，没有嗡嗡声，只管吸血。妻儿受不了蚊子叮咬，嚷嚷着要他去买蚊香，罗震中推故这样的花园小区内没有小卖店，商场也许很远，凑合一夜再说。心里想的却是孟子的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是他多年牢记的座右铭，他想在鹏海的第一夜重温一次这句话的深刻含意，让蚊子留在身上的那些“闪闪的红星”，烛照自己新的人生和事业之路。他似乎有一种预感：以后一切都会改变。

早晨六点钟，鹏海人还在梦乡里，罗震中已经乘早班车直奔市中心，他打听到那里有一家规模较大的证券部。

一辆崭新的公交车，又长又大，两排座位是黄色的木条椅。罗震中跑过许多城市，还是第一次坐这种公交车。鹏海的公路很宽，足有六十多米，中间的绿化带也有二十多米，五颜六色的花草很鲜艳；公路两边的林木翠绿欲滴，造型各异，水晶般闪亮的高层楼群比肩而立；立交桥、人行天桥凌空飞渡。到处是高耸云天的吊塔和脚手架，正在拔高的楼群上挂着彩旗一样宽大鲜艳的广告……

视线里尽是新的景象，在罗震中看来，这座只有十多年历史的城市，一切都是新的，像一位花季少女，不施胭脂，就有着迷人的魅力。

空地上奔跑着工程车，黄尘滚滚；远处的山边炮声隆隆，馒头似的山冈正被夷为平地，大量的土石方被如蚁般奔驰的载重车运向浅海倾泻，鹏海如巧妇手中的一团酵面，正以蓬勃健旺的活力向四周膨胀。

罗震中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不由得骚动起来，热血奔涌，浑身肌肉紧绷绷的，他喜欢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断定这种感觉在鹏海以外的任何地方都难以找到。潜意识告诉他：这是一个天高任鸟飞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尽情做梦并能美梦成真的地方；这是一张正在铺展着的巨大的画纸，甭管是谁，只要拿起笔，就可以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

车上人越来越多，难以找到插脚的地方。此时是鹏海最热的季节，拥挤使每张面孔都表现出难受的表情。罗震中站在过道中间，他感觉身体几乎被架空，身边是几位年轻女子，个个面容俏丽，亭亭玉立。身前的那位身材匀称，一米有七，三围突出，曲线优美，很像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模特。虽然看不见她的面容，但从脸部侧面的轮廓和身体散发的气息可以想象出她的端庄秀丽。缺乏耐心的驾驶员将车开得很快，突然的刹车也很猛，车箱内引发一阵阵骚动。罗震中努力平衡着身体，在他的前胸和女子的后背间留一线之距。对美丽的女人，罗震中一向心存爱怜和敬畏，他不明白鹏海怎么会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子，似乎天下美人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怪不得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全国的钱和美女都到鹏海来了。但也觉得很自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流金淌银的地方自然是美人畅游的汪洋。这样想着，突然一个急刹车，罗震中挺直的身体被巨大的惯性推向前去，重重地压在面前的美人身上，他感到了那酥软火烫的肌体的弹性，嗅到了美人青春的体香。他站稳后想扶一把美人倾斜的身体，见藕节一样白嫩丰满的臂膀上浮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伸出的手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轻声说了一句：“对不起。”那女子回过头，说了一声：“没关系。”罗震中瞧了一眼那女子的脸庞，和他想象的几乎一样，真正一位闭月羞花的江南美女，那双又黑又大的丹凤眼特别显目。

几乎在同一时间，罗震中听到身边另一位女子发出一声尖叫，接着是愤怒的指责：流氓！恶心！

车里立时又骚动起来，许多人拥挤着想看个究竟。只见那位女青年扭头看着自己的裙子，那是一件薄如蝉翼的白色超短裙，臀部湿了一大块，上面有粘状的污物。女青年的脸羞得飞红，浑身微微颤动着，难于启齿。紧贴在她身后的男青年面红耳赤，豆大的汗珠从满头长发中溪流般涌出，他试图解释什么，却喃喃地说不出话来。

女青年突然扬手一个耳光，响亮地打在男青年脸上。男青年眨巴

着眼睛，把头躲在罗震中背后，使劲往一边挤。

“别挤啦！挤什么……”车里一片叫喊声。

就在这时，罗震中从臂膀下的缝隙里，看到一只手将前面那位“模特”的小皮包慢慢拉过去，就在两根细长的手指训练有素地拉开拉链的瞬间，被罗震中铁钳似的大手死死抓住。那手松开皮包，两只手在暗处较劲。持续两分钟之后，罗震中终于把那只手压在了下面。他回头望着那只手的主人，两道寒光从那双三角眼里射出。罗震中剑眉一扫，目光的刀剑在激烈撕拼，那双三角眼终于招架不住，不情愿地转向窗外。

罗震中对“模特”悄声说一句：

“拿好皮包。”

“模特”这才发现皮包口已被人拉开，她惊慌地翻看一下，长长地叹口气，回头要说什么，罗震中“嘘”一声，示意她不要声张。

这个细节恰好被“三角眼”看见了，罗震中从眼睛的余光里发现，“三角眼”的目光如一柄利剑，恨不得将他刺穿。罗震中同时发现身边又多了几个獐头鼠脑的人，他突然回头大喊一声：

“吴友明，到前面站台下车！”由于声音太大，引来许多人扭过头向这边张望。罗震中趁机猛地将肩膀一顶，向车门挤了过去。

在海景酒店站台车停下来，罗震中跳下车去，随着一大群乘客挤上另一辆公交车。

过了两站，身边空出两个座位，罗震中就势坐下来，边上的座位一个少妇正要落座，不想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先把腿伸过来，蛮横地挤进来。少妇的脚被踩着了，随着一声尖叫，几位女子纷纷向前扑倒，罗震中急忙扶住倒向自己的一位女子，那女子站稳后朝他不好意思地一笑，脸上掠过不易觉察的一丝红云，原来正是“模特”。

罗震中回味着刚才的细节，他的手托着“模特”的细腰，那腰柔韧爽滑，手感妙不可言，白居易当年赞美的“江南小蛮腰”不过如此吧！

罗震中突然感到呼吸有些急促，发现身左身右被围得严严实实，

下意识摸一下衣袋，与一只手相碰在一起，像摸到了一条蛇，他浑身立时躁热，血液直冲脑门。衣袋里装着几千元钱，还有几万元装在手里的皮包里，这可是打工一族几年收入的总和，也是他打算投入股市的第一笔资金。

罗震中用手护着腰包，但很快感到有一个坚硬的东西顶在腰上，回头一看，只见坐在身边的大汉握着一根约十毫米粗，一头磨得非常锋利的钢筋，向他比划示意着：若不乖乖交出钱，小心给你放血。再看另一边金刚似的一条汉子，手臂上纹着青龙图案，晃动着紧握的拳头。

车子在疾驶，爆满的车厢里，没有一个人发现就在他们身边即将发生暴力抢劫事件。

罗震中见情况不妙，急中生智，猛叫一声：“吴友明，你们几个人一起在前面站台下车！”准备实施抢劫的大汉以为罗震中一伙有很多人，不敢轻举妄动。

车刚停稳，罗震中就跳了下去。他急忙去站台看指示牌，准备换乘另一路公交车。那两个汉子见只有罗震中一个人下车，也急忙下了车，并死死地盯着罗震中。

罗震中大步向前走去。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穿黄马甲的巡警，手里拿着警棒，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团火把。待走近时，他却放弃了求助的念头，因为那巡警看上去像个中学生，瘦小单薄。然而，身后的两条汉子离他不过十米远，行人不多，新的一天还没有沸腾起来。

来到一个拐弯处，罗震中放慢脚步，正不知往哪里去时，却被一个扫堂腿重重地踢翻在地。很快，那两条汉子饿狼似的扑上来，抢夺他的皮包，他死死地抓住皮包提手，那是个新提包，还算结实。抢夺中罗震中猛一翻身，头碰在半个砖头上。他猛地操起砖头，朝一只脚狠狠地砸下去，随着一声杀猪似的惨叫，一个人跛着脚跑开了。他正要挣扎着站起来，迎面冲来一拳，他脑袋一闪，那拳头擦耳飞过，他就势一拉那条臂膀站起来，一膝盖顶到那人的小腹上。那人刚一弯腰，